

# 水银虫

水銀虫

[日本] 朱川湊人 著 詹慕如 译



# 水银虫

水銀虫

[日本] 朱川湊人 著 詹慕如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银虫/(日)朱川湊人著;詹慕如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ISBN 978-7-5321-5007-6

I. ①水… II. ①朱… ②詹… III. ①中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9947 号

Minato Shukawa  
**SUIGIN CHU**

---

Copyright © 2006 Minato Shukaw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9

by Shueisha Inc.,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ueisha Inc., Tokyo in care of Ta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455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俞雷庆  
选题策划: 李 殷  
封面设计: 张志全

### 水银虫

〔日〕朱川湊人 著  
詹慕如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经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字数 109,000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07-6/1 • 3932 定价:27.00元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

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

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

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

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

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 目 录

|     |      |
|-----|------|
| 001 | 枯叶之日 |
| 035 | 时雨之日 |
| 064 | 斑雪之日 |
| 098 | 虎落之日 |
| 132 | 薄冰之日 |
| 166 | 微热之日 |
| 199 | 病猫之日 |

## 枯 叶 之 日

### 1

遇见那个女人，是在十一月中旬，上野一家狭小的咖啡店里。

那间店小到如果挤进二十个人，就可能觉得氧气不足。山中正坐在店里最深处的位置，无比珍惜地啜饮着一杯冷透了的咖啡。这杯咖啡一喝完，他就没有借口继续留在店里了，所以他小心翼翼地舔舐咖啡，仔细到仿佛要让咖啡完全渗入舌尖一样。

他好几次想要站起身来，但都因为腰痛而打消念头。清晨做那些粗重工作时，身体姿势不太稳定，说不定是那时候伤到的，连接脊椎和骨盆附近的肌肉，一阵一阵地抽痛，看来自己真的不再年轻了啊！

接近十二点，店里涌进想在这里吃顿简单午餐的客人，座位顿时全满，有一身西装看来像外出跑业务的男人，也有穿着制服的女白领。

有那么一瞬间，山中想起了公司的种种。“那都已经跟我无关了。”奇怪的是，只要一这么想，就会产生一种无比怀念的心情。然而到昨天为止，那明明是一个让他只感到痛苦的地方。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钱的方面倒不需要担心。他的皮夹里大约塞有三十五万日圆，皮包里还有比这多上十倍的现金。他刚刚才把银行存款全部提领出来，原本以为会有更多，想来是太太京子瞒着他花掉了。四十岁以前，为了要买下独栋的房子，京子明明比自己还积极存钱的啊！

没办法，人是会变的。不，应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人、心，样样都会变。

他想起今天早上的京子，背朝向他躺在床上的样子。

那张床是结婚后首先添购的家具之一。京子家里兄弟姐妹多，房子又小，她从小就一直向往可以睡在床上。所以当百货公司把新床送到新家时，她看来真的好开心。一点不夸张，那双眼睛真的闪闪发着光。

在那片柔软的小地方，两个人不知度过了多少个夜晚。虽然始终没有孩子，不过感情也曾经非常融洽。

“这里有人吗？”

他突然听到头顶上方有人对他说话，山中紧缩了一下身体。那声音听来像个小孩子。

他畏怯地抬起头来，一个低低戴着咖啡色毛线帽的女人，端着放有咖啡和蛋糕的托盘站着。可能是那顶帽子和浅绿色格子外套，还有芥末黄色围巾的组合，让她看起来宛如枯叶的精灵。

“这里应该没有人坐吧？”

那女人用沙哑低沉的声音说着。山中稍微偏着头，细听对方的声音。刚刚听到的，确实是小孩子的声音啊——竟然会错听得这么离谱，难道是自己过度亢奋的关系吗？

“不好意思，我马上走。”山中拿起还剩下一点点咖啡的杯子，正要站起来。光是点一杯咖啡就待了这么久。这时，店里已经没剩下其他空位了。

“啊，不用不用，大叔你不介意的话，我很 OK 的啦！你坐啊！”

女人把托盘放在桌上，一边拿下围巾一边说着。山中还是觉得有点不自在，撑起了一半的身子又再次落座。

被人叫大叔也就算了，他更听不惯的是“我很 OK 的”这种说法。最近经常听到有人这么说，这种话怎么听怎么怪。不过会在意这种事，说不定就是已经变成“大叔”的证据了吧！

“我要抽烟，你不介意吧？”

女人一边问，一边从老旧的布质提包里拿出一包七星。

“你请。”

最近有很多咖啡厅都开始全面禁烟，但是这家店并没有，只在入口附近意思意思摆了几张禁烟席。

看着桌上摆的七星烟盒，山中竟涌起了一股怀念。

从前自己也抽七星，但是当京子的叔叔死于肺癌的时候，她千求万请要自己戒烟，从此他再也没抽过。

那时候的京子，哭得满脸泪痕地对自己说：“要是你有个什么万一，那我一个人也不想活了……”她还说：“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们夫妇两个相依为命了啊！”

没办法，人是会变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女人点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再一口气吐出大量的烟雾。她的脸上有短暂的一瞬间浮现着相当陶醉的表情，然后她看着山中，微微一笑。从她的笑容中可以看到她门牙旁边的牙齿掉了一颗。

山中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应她的笑脸。他一直觉得在这种店里不得已要和别人拼桌时，表现得对对方没有兴趣，是一种礼貌，更遑论是异性了。

“大叔，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那女人无视山中心里小小的芥蒂，自顾自地对他搭话。她的口气听起来很随性自然，好像什么也没多想。

“没有啊！”

其实他的腰部的确隐隐作痛，但又何必告诉这个萍水相逢的人呢？

“是吗？没事就好。可是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牙痛似的耶！”

“真的吗？”

山中不自觉地摸着自己的脸颊回答。没有刮胡子的脸，摸起来比平常刺痒。当然，他的牙一点事也没有。

“我只是觉得，如果你牙痛的话，那我还在你面前这样大吃大喝就很不好意思了。”

女人一边说，一边把裹了满满巧克力奶油的蛋糕推到山中面前。

这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啊？

山中这时终于感觉到这女人散发出的异样氛围。不过是偶然拼桌的人，她的态度也太过没分寸了吧！难不成她脑袋少了根筋？

山中脸上浮现起暧昧的笑意，暗中观察起那女人。

也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视线，女人手上的烟很快就化成灰烬，她用叉子切了一大口蛋糕，塞进嘴里吃下。

虽然她身上带着点孩子般的感觉，但看看手背皮肤的光泽，肯定已经超过三十岁了吧！虽然她管自己叫大叔，但其实年龄也没差

太远啊。

脸上布满了飞散的雀斑，从帽缘窜出来的发梢，是受损的红褐色。她的眼睛又细又小，大大的鼻子朝上仰起，再怎么给她加同情分，也称不上是个美人。

好像在美国漫画里，看过这样的脸呢！

记得应该是史努比和查理·布朗的朋友之一。很久以前，新婚时期用过的浴巾上画着那张脸，京子曾经告诉自己那个名字，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嗯——真好吃！人家说越是对身体不好的东西越好吃，真是什么都没错耶！”

女人自言自语般地说着。山中听不出来，她到底希不希望自己有所回应。

“像拉面口味就要浓一点的好，咖喱也是越辣越好吃。”

她现在清清楚楚地看着山中的眼睛，是在对他说话没错。

“我是不觉得重口味的拉面比较好吃，不过咖喱的确是辣的好。”

山中脸上堆出礼貌性的笑容，用比较轻松的语气回答。

换作以前的自己，如果有素昧平生的人跟自己搭讪，他一向都尽量不回应，迅速离开现场。在时时刻刻都不能掉以轻心的现代社